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假法





樓



#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得安居又生波折

上回寫到朱繼訓在廣州被難。屍首爲一眇目老尼運去爲止。至於老尼是誰。屍首運往何處。以及朱夫人朱惡紫小姐。光明丫頭。究竟老尼如何保護脫險。都沒工夫交代。就是那個要化朱復做徒弟的和尙。畢竟是誰。朱復忽然失蹤。是否就是那和尙偷偷的化了去。也因正在一意寫朱繼訓的正傳。不能騰出筆來交待。逆料看官們心理。必然急欲知道以上諸人的下落。當朱復忽然失蹤的時候。朱繼訓夫婦。都以爲就是那和尙化去了。那和尙既沒留下法號。更不知道他的廟宇在那裏。和尙親口所說的千壽寺。朱家早已派人打聽過了。寺裏從來沒有



這們一個和尚來掛單。朱家因此認爲無處追尋。祇得忍痛割捨。在下  
揣想一般看官們的心理。必也和朱家差不多。以爲朱復定跟着那和  
尚修道去了。其實不然。朱復得做那和尚的徒弟。中間還經了無數的  
波折。幾次險些兒送了性命。才落到那和尚之手。那和尚自然就是第  
十九回書中。坐木龕的智遠了。這回書是朱復的正傳。正好將他失蹤  
後的情節。交待交待。且說朱復自智遠僧救活之後。跟着他母親藏躲  
了幾日。在藏躲的時期中。一行一動。都由他母親親自監視。不能單獨  
玩耍。及至幾月不見和尚再來。朱繼訓慮著兒子荒廢了學業。教朱復  
回來。照常讀書。又過了幾時。一家人防範的念頭。一日一日的鬆懈下  
來了。這日黃昏時分。朱復因功課已經完了。便走出門。到街上玩耍。七  
八歲的小孩。正在頑皮的時候。又藏躲了幾個月。才得恢復自由。自然



覺得街上比平常更好耍子。信步走過了十幾家店面。忽迎面來了一個穿短衣的人。向朱復打量了兩眼。又看了看左右前後。不見有跟隨的人。便近前湊近朱復的耳根說道。前面有把戲。正玩得熱鬧。我帶你去瞧瞧好麼。朱復望了望。那人不認識。便搖頭答道。我家快要吃晚飯了。沒工夫去瞧。那人道。你家的晚飯還早呢。我剛從你家來。你媽要我帶你去瞧瞧把戲。並拿了一個餅給我。要我送給你吃。你且吃了這餅。再同我去瞧瞧把戲罷。邊說邊從懷中摸出一個酒杯大小的餅來。遞給朱復。七八歲的小孩。那有判斷真假的識力。見有可吃的餅到手。自是張口便咬。誰知這餅一入喉。立時就迷失了本性。如癡如獸的聽憑。那人擺佈。那人姓曹。名喜仔。素以拐販人口爲業的。在廣東各府縣做了無數的拐案。祇因手段高妙。不曾破過案。凡拐帶人口。全憑迷藥。曹喜仔



的迷藥異常厲害。並有種種的方法。使人着迷。這種人在江湖上原也。有個組織。雖同屬拐販人口的拐帶。然他們內部裏却有種種極嚴厲的分別。第一是碼頭水旱兩路之外。還有府縣的界線。一點兒不能差。錯錯了。即成仇敵。一處碼頭有一個頭目。這頭目就謂之看碼頭的。他們所謂碼頭和普通一般。人所謂碼頭不同。普通人以舟車交通停泊的所在為碼頭。他們却以有團體組織的地方為碼頭。譬如這口岸沒有這種拐帶的團體組織。便不算是碼頭。無論何處的拐帶都可以在這口岸上。坡下水。若原有組織的就祇限於本碼頭團體以內的人。活動別碼頭的人。決不能到這碼頭做事。就是在別處帶了貨走這碼頭。經過也須有許多手續。次之便是施行拐騙的手腕。也有許多分別。同一用迷藥有用餅的。有用豆的。有用末藥散在茶飯與其他食物裏面。



的。還。有。一。種。名。叫。捉。飛。天。麻。雀。的。也。是。用。迷。藥。不。過。那。迷。藥。的。力。量。極。大。祇。須。沾。少。許。在。小。孩。的。頭。上。或。頸。上。即。時。就。能。使。他。迷。失。本。性。和。吃。到。肚。裏。的。迷。藥。一。般。又。有。用。迷。魂。香。的。各。人。所。用。的。不。同。便。各。有。各。的。派。別。各。有。各。的。黨。徒。絲。毫。不。能。錯。用。幾。種。之。中。以。捉。飛。天。麻。雀。的。勢。力。最。大。雲。貴。兩。廣。四。省。到。處。有。他。們。的。碼。頭。用。迷。魂。香。的。祇。有。湖。南。四。川。兩。省。最。多。江。浙。一。帶。多。用。豆。他。們。碼。頭。雖。分。得。嚴。一。些。兒。不。能。侵。越。權。限。祇。是。看。碼。頭。的。人。彼。此。平。日。都。有。聯。絡。的。別。碼。頭。的。人。不。能。到。這。碼。頭。辦。貨。却。能。到。這。碼。頭。出。貨。不。但。能。出。貨。且。可。得。這。碼。頭。同。業。的。幫。助。不。過。幫。助。得。盡。力。與。否。就。得。看。這。出。貨。人。的。情。面。和。手。段。情。面。大。手。段。高。的。出。脫。固。然。比。較。的。容。易。便。是。一。時。不。易。出。脫。而。這。碼。頭。的。同。業。肯。幫。同。安。頓。不。至。漏。風。走。水。也。就。比。較。的。安。全。得。多。了。曹。喜。仔。的。手。段。高。




妙。即是能得許多出貨碼頭的动力。至於施行拐帶的手段。大概都是  
 差不多的閒話。少說。且說曹喜仔當時迷翻了朱復。抱起來就走。這日  
 曹喜仔已拐了一個七歲的女孩。就在這夜。連同朱復運往揭揚。這個  
 七歲的女孩。也是有些來歷的人。將來也得成就一個女俠。且與朱復  
 有連帶的關係。不能不趁這當兒。將他的歷史。宣述一番。這女孩姓胡  
 名舜華。他父親胡惠霖。做珠寶生意發財。很積了幾十萬財產。有兩個  
 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成雄。二兒子成保。都已長大。能繼父業。終年往  
 來各大通商口岸。做買賣。胡舜華最幼。又生得極慧美。胡惠霖夫婦。真  
 是愛如掌上明珠。若照胡舜華的身分。和所居的地位。看來。任憑曹喜  
 仔。有通天澈地的手段。也不容易將他拐走。這大約也是他命中注定。  
 將來要成就一個女俠。此時便不能不和朱復同受這番磨難。恰好這





幾日。胡舜華跟着他母親。回到外婆家來。他外婆家姓林。在潮州城隍廟隔壁。開設林義泰靴帽店。胡舜華也是在家關閉久了的人。一到他外婆這種小商戶人家。出入就比在家時簡便多了。加以林家的小孩。平日在隔壁城隍廟裏玩耍慣了。小孩會了件。自然如霧合了煙。大人想無端禁止他們的行動。是辦不到的。那城隍廟的香火。本來很盛。做種種小買賣的。玩種種把戲的。廟中終日不斷。都是投小孩所好的。林家的小孩。便帶着胡舜華。終日在廟裏玩耍。拐帶小孩的。把這種廟宇。當他作活動的中心。曹喜仔在這廟裏遇見胡舜華。便認定是一件奇貨。哄騙了幾日。才將胡舜華騙離了林家小孩。當拐帶的手脚。何等敏捷。祇要林家小孩一霎眼。就把胡舜華拐走了。胡舜華既被曹喜仔連朱復一同拐到了揭揚。曹喜仔原意要立時賣給大戶人家。爲奴爲婢。



的無奈一時覓不到好主顧。曹喜仔又不願把這般上等貨色便宜出脫。就帶領二人住在一個小客棧裏。因為揭揚不是碼頭。沒有同業的人幫助。其所以不將二人帶到碼頭上去。就因曹喜仔將二人當作奇貨。不肯給同業分肥的緣故。這也是曹喜仔的惡貫滿盈。才有這般奢望。曹喜仔到揭揚的第三日。這夜喝了不少的酒。帶着朱復胡舜華做一床睡了。睡到三更時候。貼鄰忽然起了火。一剎時就燒過這邊來。朱復胡舜華從夢中驚醒。已是濃烟滿室。火尾祇向房中射來。嚇得二人亂哭亂喊。幸虧隔壁住了一個做拷綢生意的人。貨物已經出脫了。沒有多少行李。聽得隔壁有小孩哭喊的聲音。知道是不能出來。望人去救的。這時同棧的客人聞警。都各自搶了包裹逃走。祇有這個做拷綢生意的人。聽了不忍他的氣力不小。一脚就踢破了房門。從煙火中將




朱復胡舜華搶出曹喜仔平生作惡多端理應葬身火窟等他從醉夢中醒來時床帳都已着火大醉之後的人在煙飛火舞的當中那裏找得出逃跑的路徑東衝西突來回二三次便倒地祇有手足動彈的分兒掙扎不起來了湊巧那夜的北風很大轉眼之間連燒了十多戶這家小客棧簡直燒得片瓦不存曹喜仔燒成了一團黑炭也沒人認領由地保用蘆蓆包了掩埋這便是曹喜仔當拐帶的結果再說那個做拷綢生意的人姓方名濟盛原籍香山縣人已有五十多歲殷勤誠實的做了二十幾年拷綢生意也積聚了幾千兩銀子的資產他老婆兒子媳婦一家人很舒服的度日方濟盛少時也曾練過些時拳腳所以五十多歲還很壯健能從烟火中把兩個小孩救出來當下盤問朱復胡舜華的姓名籍貫兩個小孩都茫然不知所答因為他們拐帶用



的迷藥。甚是厲害。小孩的腦力不充足。被迷之後。兩三個月不能回復原狀。拐帶就利用小孩的腦筋不清晰。可以任意處置。朱復胡舜華被迷才得幾日。如何能記憶自己的姓名籍貫呢。方濟盛盤問了一會。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尋覓小客棧的老闆。在那紛亂的時候。也尋覓不着。方濟盛是個很誠實的人。不肯把兩個小孩。胡亂交給不相干的人。自己的貨物已經出脫。寄居的地方又被火燒了。不能爲兩個小孩。在揭揚再停留下去。祇得帶回香山。打算慢慢的問出兩孩的履歷來。再作計較。於是朱復胡舜華。便相隨到了香山。方濟盛的老婆媳婦。見朱胡二孩。生得十分俊秀可愛。就祇不大能說話。說時有些結巴。都以爲是客棧裏失火的時候。嚇掉了魂。所以和獸子一樣。七八歲的人了。連自己的姓名籍貫。以及如何到小客棧裏住着。同來被燒死的是甚麼。



都說不出看面貌眉目。決不是蠢笨的人。逆料靜養幾個月。必能漸漸的聰明。因此方家一家人。都祇覺得二孩可憐。絕不因他癡呆。便欺負他。不加以調護。方家揣擬是兄妹兩個。隨着父親從甚麼地方來。或往甚麼地方去。家中必尚有親人。方濟盛打算將他們調養得回復了聰明之後。問明了履歷。就送二孩歸家。但是老天有意捉弄他們。所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兩個可憐的小孩。被一陣大火燒得幾乎送了性命。幸有方濟盛打救得。以轉禍爲福。脫離了曹喜仔的毒手。又落到這般一個慈善的人家。若能照方家的打算。將來問了來歷。各送回各的家庭。豈不朱胡兩家都很滿意。都很感激方濟盛嗎。誰知世間的事。總不由人計算。朱胡兩孩在方家。才安然住了半月。這日忽來了兩乘小轎。中坐一男一女。直到方家門口下轎。男的在前。女的在後。男的進門。



卽高聲問道。方濟盛老闖是這裏麼。方濟盛在裏面聽得。忙迎出來。一面答應。一面看來的男子。年約四十多歲。衣服華美。氣概軒昂。立在男子旁邊的女子。年紀也在四十左右。衣服首飾。也顯得很豪富。雖上了幾歲年紀。沒有美人風態。然就現在的模樣看去。可以斷定他少時。必是個極有姿首的女子。男女二人的眉目間。都帶着幾分憂愁的意味。男子向方濟盛點點頭問道。你就是方老闆麼。在揭揚某某客棧裏住過的。是你麼。方濟盛連連答是。讓二人就坐。自己陪坐了。請問男子姓名。男子且不回答。方濟盛的問話。急急的說道。我的姓名來歷。自然有得對你說的時候。祇請你快把你在揭揚客棧裏搭救的兩個小孩帶出來。見見我和他們的母親。見了面。我自對你詳細說明。方濟盛是個老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做事極是小心謹慎。當救得朱胡二孩回家的。



時候心裏早打定了主意。非查察得確確實實。有憑有據。決不隨便還給人家當下聽了男子的話。心裏也並不疑惑。不過素行謹慎的人。總得多問幾句。才得放心。便隨口向男子問道。先生怎生知道我在揭揚客棧裏打救了兩個小孩呢。男子立時現出焦急不耐煩的樣子。答道。你搭救的是我的兒子女兒。我們官宦之家。失了兒子女兒。就不追尋嗎。休說還在廣東。便是九洲外國的人。救了去。我也得追尋回來呢。你這話才問得希奇。我於今父子母女團圓的心思。比火燒還急。承你的情搭救了。請你快教他們出來。我們見了面。自有重重的謝你。女子兩眼流淚。連聲說道。你是我們兒女的救命恩人。就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可憐我夫婦都差不多半百年紀的人。膝下就祇這一兒一女。這回若不是恩人搭救。說到這裏。以下嗚咽。得不能成聲了。男子立起身來。催





促道快去帶他們出來罷。方濟盛本來沒有疑心，因見二人這們急切到覺得有些可疑了，更不肯不問個明白，就帶小孩出來，儘管女子哭泣，男子催促，祇是從容不迫的說道：請坐下來談。二位既到了舍間，還愁見不着面嗎？二位這回從那裏來的？少爺小姐有多大的歲數了？怎生會到那小客棧裏去住的？同住的是誰？字還不會說出口。男子已急得跳起來，很很的指着方濟盛厲聲說道：你好毒的心肝，你可知道人家骨肉分離，是不是極傷痛的事？還有心和你閒談嗎？女子連忙止住。男子道：你也不要性急，這實不能怪他。我們要見兒女的心切，是沒錯。不過他是搭救我們兒女的人，不問個明白，怎能放心呢？你何妨且把話和他說明了，再教他帶秋官桂香來見面呢？難道承他的好意搭救了他，會把我們的兒女隱藏起來嗎？方濟盛笑道：對呀，男子仍是氣忿。